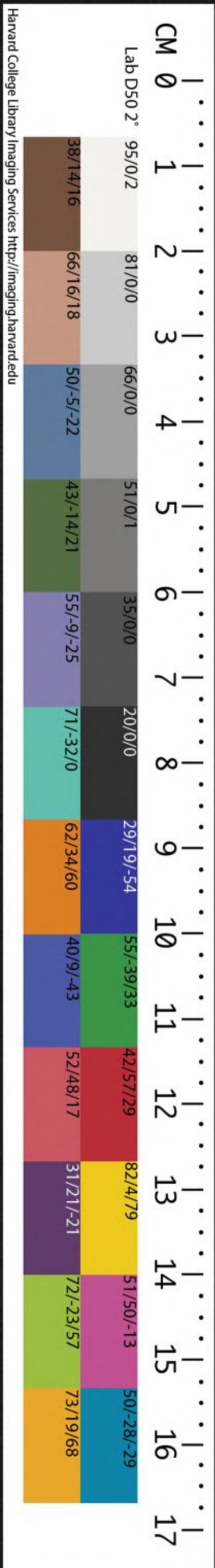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42

T 4681/7207.1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兵制

宋

理宗寶祐五年七月詔諸路閫帥司招填軍額申嚴占借之禁

遼

遼兵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籍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鉄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鉞斧小旗鉞錐火刀石馬孟料一斗料袋搭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

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
之鑄金符魚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
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番
漢臣僚祭神畢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
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
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齊
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
司自領使者不得與惟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軍
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
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
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

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
百人以上爲遠探攔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于諸軍每
部量衆寡抽十人或五人合爲一隊別立將領以備勾
取兵馬騰通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
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逢馬口
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
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
正路不得見僧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
幽州權知軍國大軍旣入南界分爲三路廣信軍雄州
霸州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
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

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囿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
北京三路軍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
左右先鋒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
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
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
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
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
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引兵進
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
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隣州計會軍馬甲夜
每城以騎爲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

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兵以戰左右官道斜
經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防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
持兵旋圍爲隊必先斫伐園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木
填壕塹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楛木并下止傷老幼
又于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林木填道
路御寨及諸營壘惟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
旣陣料其敵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雜徑漕
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
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
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
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諸道皆然更進迭退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
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敵旣饑疲目不
能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
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
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北京會
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
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
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
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
人率攔于馬各萬騎支散遊變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
暮以吹角爲號衆即環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稍

屈爲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聞
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
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晝夜
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耐寒此遼兵
之大畧也

太祖天贊元年六月以鷹軍擊西南諸部

太宗天顯九年十一月以陽城及注只城降者括所俘丁
壯籍于軍

聖宗統和六年十月以宋降卒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時
宣政殿學士馬得臣請放還不從 八年七月改南京
熊軍爲神軍 九年正月選宋降卒五百置爲宣力軍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興宗重熙十五年六月籍諸路軍二十年十月括諸道
軍籍時蕭韓家奴上疏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
賓阻卜猶疆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
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
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
亡竄故戍卒之家多不能給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
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
少壯其鴨綠江之東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
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
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

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
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
來有之曩者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
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風悉降
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
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
出師西域拓地旣遠降附亦衆嗣後一部或叛隣部討
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
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旣不能救叛服
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地不已
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 五
可損絕得不爲益舍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
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難卒赴援我進
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
恩結棄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
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
部旣安心不至生釁如此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
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賦
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
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
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
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

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
游簡驛傳薄賦歛戒奢侈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
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
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
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戍數起民多困
乏旣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
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難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
戍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長久
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于故土薄其徭役使人人給
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矣

道宗清寧二年六月命有司籍軍補邊戍 四年二月詔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一
元帥府募軍 三月募天德鎮武東勝等處武健者籍
為軍

天祚帝五年時女直阿骨打為亂以圍場使阿不為中軍
都統耶律張家奴為都監率番漢兵十萬簫奉先克御
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為副以精兵二萬為
先鋒餘分五部為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
司為扈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簫胡覩奴為都統
樞密直學士柴誼為副將率漢步騎三萬南出江寧州
自長春州分道而進持數日糧期必滅女直後竟無功
天慶七年八月令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
馬防秋 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

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軋自顯者
曰顯曰軋又有軋顯大營巖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
衛州蒺藜山 十二月遣夷離畢查刺與太公鼎諸路
募兵

金

初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漁佃射獵
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董徵兵凡
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董行兵則稱曰猛
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
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部
卒之數初無定制

太祖收國二年以兵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戶爲謀克謀克十爲猛安繼而諸部來降卒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驚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降卒外籍部族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爲猛安 七年四月詔曰自今軍事若皆中覆不無留滯應州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決樞密院

太宗天會二年平州旣平宗望恐風俗雜揉民情弗便乃罷猛安謀克制諸部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

五年伐宋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隸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熙宗皇統三年六月初置驍毅軍 五年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寢移兵柄于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次之

海陵天德二年省併中京東京臨潢咸平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削正中下之名但稱爲諸猛安謀克循舊制間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 正隆元年九月罷護駕軍置龍驤虎步軍 四年二月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少亦不許留侍 五年七月遣使簽諸路漢軍九月遣護衛

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 六年四月遣使徵諸道兵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以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畧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振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畧威果威勇為名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員沿邊契丹恐妻孥被隣寇抄掠不可盡行遂皆背叛大名續授甲之士還立世宗于東京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二萬入屯京師 七月詔發濟州

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都統府 三年五月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尚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斡亂者為軍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 初窩斡既平已散契丹隸諸猛安謀克至是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俱亡充甲軍子弟又為阿里喜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免一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于本猛安謀克內驗富強有驅丁者簽充 五年六月罷山東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 十二年十二月詔遣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 十七年以西南西北招討司

契丹餘黨心素狼戾復恐生事他時或有邊隙不爲我用令遷于烏古里古壘部及上京之地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勅點檢司試諸護衛人須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孫善射出衆雖不及格亦令入見 三年七月詔增北邊軍千二百人分置諸堡 六年禁射糧軍應役但成隊伍不得持兵器及可以傷人者 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 二年九月以北邊未寧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 四年五月尚書省上更定給發虎符制著於令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籍赴選監當官爲軍任子爲監當者春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爲軍皆憤愠哀號交愬臺省至衝宰相鹵簿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 又詔遣使同山西宣撫使選其民驍勇者爲軍又諭田琢留山西流民少壯者充軍

興定二年十二月籍頻河歸兵 三年以南伐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爲兵者 四月宿裕等州置元帥府選陝西步騎精銳六千人實京兆又選精銳六萬分屯平涼涇邠乾曜等州 七月籍任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國而充軍者人給地三十畝有力者五十畝仍蠲差稅日支糧二升號決勝軍 十月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統副統等官如貞祐三年制 四年六月山東

民僑居者募壯士五百人益東莒公燕寧軍五年罷
新簽民軍減樞密院掌兵官及京城戍兵仍諭行院帥
府毋擅增設補簽元光二年二月詔軍士犯罪除大
罪外徒刑追配有勇藝過人者量才復用三月詔籍
陝西僑居官民爲軍八月遣官分行蔡息陳亳唐鄧
裕諸州洎司農司州縣吏同議凡民丁相聚立砦避兵
與各巡檢司相依者五十戶以上置砦長一員百戶增
副一員仍先遷一官能安民弭盜勸農者論功注授
時以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自見居官外
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
年幾六十選爲千戶至陳州前監察御史祁父從益亦
爲千戶餘不可勝紀既立部伍必以軍律相臨物議紛
然後罷之

哀宗正大二年議選諸路精兵直隸密院先設總領分路
揀閱因相合併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旣張乃易總
領之名爲都尉班在隨朝四品之列曰建威曰虎威曰
破虜曰振威曰鷹揚曰虎賁曰威武曰折衝曰盪寇曰
殄寇必以先嘗秉帥權者居是職雖帥府行院亦不敢
以貴重臨之天興元年二月括京城民軍十二萬分
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有五斗七月下令招兵又簽
民爲兵先是都尉統軍者有在京建威與屯幹里卜
許州折衝夾谷澤陳州振武泥撒辛蔡州盪寇蒲察打

吉卜申裕安平完顏斜烈嵩汝振武唐括韓僧續封金
昌府虎威統石烈乞兒宣權歸德果毅完顏猪兒南京
殄寇完顏阿拍宣權潼關都尉三虎賁完顏陳兒鷹揚
內族大婁室全節復取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
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他軍授以官馬得
千餘人歲得犒晏名曰忠孝軍以石抹燕山奴蒲察定
住統之加以至大以後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皆放歸鄉
土同忠孝軍給其犒賞使河朔俘係知之故此軍迄于
天興至於七千戶以上將帥尚不預焉又以歸正人過
多乃係于忠孝籍中別爲一軍減忠孝所給之半不能
射者令閱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所謂合里合軍
也又以親衛馬軍舊時所選未精必加閱試直取武藝
如忠孝軍者得五千人餘罷歸爲步軍凡進征忠孝居
前馬步次之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
雖獲進選終不可用

元

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
者矣及世祖時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
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
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
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
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

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聞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

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則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

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剌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人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憲宗四年初籍新軍 六年忽必烈遣沒兒合石詣行在所奏請續簽內郡漢軍從之

世祖中統三年六月陝西行省言西京宣德太原匠軍困乏乞以民代之有旨軍籍已定不宜動搖宜令貧富相資果甚貧者令休息一歲 至元二年五月勅行院及

諸軍將校卒伍須正身應役遺者罪之 是年六月樞密院臣言各路出征逃亡漢軍及貧難未起戶并投下隱匿事故者宜一槩發遣應役從之 十一月詔事故貧難軍不堪應役者以兩戶或三戶合併正軍一名其丁單力憊者許顧人應役 三年七月詔招集逃亡軍限百日詣所屬陳首原其罪貧者併戶應役 四年春正月僉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爲軍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 九年五月勅諸路軍戶驅丁除至元七年前從良入民籍當差餘雖從良並令從本戶軍力 是年八月勅樞密院諸路正軍貼戶及同籍親戚奴僕丁年旣壯依諸王權要避役者並還本軍

十二年六月簽平陽西京延安等路達魯花赤弟男
爲軍勅淮東元帥府發兵及鄂州戍兵與李壇舊部曲
并前河南已簽軍萬人後免爲民者復籍爲兵並付行
中書省 七月簽雲南落落蒲納烘等處軍萬人隸行
中書省 十三年五月括獵戶鷹坊戶爲兵 六月勅
所附三衛兵之老弱者放還其家 十四年正月括上
都隆興北京西京四路獵戶二千爲兵 十七年七月
宣慰使帖木不花言萬戶軍交參重役宜發還元翼詔
集議以聞 十八年二月詔以刑徒城死者付忻都爲
軍 十九年六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二
十年二月定兩廣四川戍軍二三年一更廩其家屬軍

官給俸以贍之 冬十月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
之五還家備資裝正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時
各衛議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從之 又簽河西質
子軍年及丁者充軍 二十一年勅宋有刺手軍詔依
漢軍籍之毋文其手 二十二年二月詔改江淮江西
元帥招討司爲上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
叅作三十三翼上萬戶宿州蘄縣真定沂郟益都高郵
沿海七翼中萬戶棗陽十字路邳州鄆州杭州懷州孟
州真州八翼下萬戶常州鎮江穎州廬州亳州安慶江
陰水軍益都新軍湖州淮安壽春揚州泰州弩手保甲
處州上都新軍黃州安豐松江鎮江水軍建康二十二

翼設達魯花赤萬戶創萬戶各一人以隸所在行院是年以應放還

可舊例五衛軍十人爲

率七人三人分爲二番十月放三人者還正月復役正月放三人者還四月復役更休息之十二月從樞密院請嚴立軍籍條例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二十四

年三月禁無籍自効軍擾民仍籍充軍

仁宗皇慶元年樞密院奏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處僅十有三舊制千戶位輕責重請置隆鎮萬戶府俾嚴守備制曰可

成宗大德二年七月命廣海左右江戍軍依舊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七年二月詔和林軍以六年更戍仍給

鈔以周其乏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質江南富民子爲軍

英宗至治元年罷女直萬戶府及狗站脫脫禾孫散遼陽紅花萬戶府兵遣扈從諸營還大都

皇明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

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于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

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兵
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
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
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
軍甘肅都督費璵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
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
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
將軍

初制統軍大元帥府樞密院甲辰革樞密總管萬戶定
爲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又革都護統軍元帥萬戶府辛
丑立大都督府正一品以宋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

諸軍事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及斷事官
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勢
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爲鎮
守獨鎮一路者爲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爲守備與主
將同處一城者爲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
掛印專制者爲總兵次爲副總兵爲叅將爲遊擊

京衛

京衛皆有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所統千戶
所有正千戶副千戶實授百戶試百戶所鎮撫五年一
廢置之曰考選軍政衛三人所二人百戶不能皆賢一
人兼數印凡總領庶務曰掌印僉書分理屯田驗軍存

恤營操守衛皆曰見在管事選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任之充營官者亦如之不足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凡官有定員功陞日衆視原額增不啻十九

宣宗宣德七年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按在京上二十二衛曰錦衣至虎賁為上十二衛金吾

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為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親軍

指揮使司曰騰驤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

曰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曰永清左右曰彭城三衛

長陵 景陵 獻陵 茂陵 泰陵 康陵七衛為

陵衛並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分隸 王府親

軍 留守五衛者 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為留

守五衛專巡察守衛京師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親軍衛直達兵部凡入營者聽京營文武大臣督理

京兵

成祖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為五軍 命靖遠侯王友

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

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

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

選輕騎為前哨 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

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

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

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 十二年正月北征

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
安侯鄭亨領中軍興安伯徐亨都督馬瑛章安副之寧
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
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
王通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青領
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為
前鋒 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
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營圍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
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等領韃靼
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
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 二十一

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領中軍武安侯鄭亨
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
英國公張輔興安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
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 二十二年北征
柳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為成國公朱勇而前鋒
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附焉既歸
京師則為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
兵十二營管隨 駕騎兵圍子手上直义刀手及京衛
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効義營
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

營一司管執 大駕龍旗寶纛負 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 大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盛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 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 東宮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中用英國公輔寧陽侯武為總兵官後英國寧陽謝兵事始以成國公勇為武將 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選煥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

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 天順初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唯撫寧伯最久自侯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英國衰老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閭等橫不能制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會 教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

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 上自為大將
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 嘉靖初散邊
兵用武定侯郭勛為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
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餘勵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
而兵政大廢弛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培克以鉅萬計
中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鏜
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
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
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
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
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

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死者萬餘既闔門兵少不足蔽
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 詔勒太監高忠等
歸內希忠鏜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
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為三
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
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
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 是年冬 勅遣四御史往畿
輔山東山西河南募民兵歲集練京師防秋秋後散歸
如政更 咸寧侯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
使京兵一新而征戍日轉弱為強然隱占賣放之弊如
故而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

奸漸露以大學士徐階言奪其印綬遂憂死或云仰藥俄金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殛其屍而襄城侯李瑾代瑾

卒平江伯陳圭代圭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

聲既命下人人舉額也然寰僅自潔已小別宿蠹

元年九月 中旨令內臣坐營提督團營

科臣言其不便 上怒曰何物小吏乃敢違抗 詔令

閣部疏陳咸言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

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

効若用內臣必且盡變 先帝之法乞寢前 命從之

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

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廷覈

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 勅掛印而 命將

閩外事完則繳 勅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

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

員統之各給 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

如貞吉言於是 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

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耻與正等

伍移疾辭務爲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

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

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

乃以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

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勛臣總督戎政

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用彰武伯楊炳矣炳任職久得士卒心累加至少傅炳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之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蓋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縱有驍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徃徃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糧者又一僧裹氈帽出操畢還復應付或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強得乎

按國初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成祖

永樂中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於攻戰而疲敝於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又按野史載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衛管官旗軍人等三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

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衛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衛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疋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疋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疋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

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疋頭隻今休養蓄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

團營事例

景皇帝景泰二年庚午夏始立京營團操法先是京軍分立三大營及土木變後卒伍耗弱屬邊報時警京師戒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云此三營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因而誤事請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五千員名各以都督領之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十營共指揮三十員每營中每千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共一十五員指總共五百名分管每隊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用管隊官二員又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之
嘗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都督
等統領前去庶號令歸一而行伍不亂 制曰可

京營團操之法自此始

英宗天順初罷京營團操 八年復之

憲宗成化初又罷京營團操 三年辛亥冬十二月始立

十二團營法 時議抽選京衛抗倭八萬外衛八萬外

衛者分二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共十二萬分爲十二營

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

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是爲十二團營

而三大營官軍之數不與焉每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

三營五軍營管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隊官

軍神機管內外步隊官軍每營各設坐營把總等官統

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揀存老弱者名曰

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

衛曰京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曰外并三

大營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十

二營之制又自此始蓋從馬文襄公昂所議立也又有

將軍營者錦衣衛侍衛自爲一營也遇下班之日照例

操練從管領侍衛提督有四衛營者騰驤左等衛勇士

軍人餘丁別爲一營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

等官並于四衛指揮等官推選

孝宗弘治十六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營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月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祇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以弱藩鎮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

遙爲制方且不獮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橫密院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使置副置知院置同知置僉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奚禦金元之烈本朝武備布列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內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本兵二者不相假借侵奪其在諸鎮各練以爲本方之用非奉勅不得宣調此其勢執於朝廷實無強幹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三萬京師諸道各叅以半制諸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誇者孰知偏重之患更復倚於是乎本朝之兵不較數四方各隨其地而求適於用其偏重之權則盡除之是以不必煩於兼互而血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六十一
無不貫通也

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 詔上疏一曰
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
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
有餘分爲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
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僅得十二萬焉
亦寡矣於是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
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
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
食之者增也且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
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

各營其身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
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
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
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
而狼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
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
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官又其
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

國家京衛卒廩視外衛獨豐有室者有口分後議損所
值五之一南京侍郎黃懋官嘗嘆其冗食故爲裁抑既
革口分米應得者又不時給 孝陵衛周山等遮留諸

操卒圍懋官宅索懋官毆死昇至大中橋縛于坊射之肆掠商民誠意伯劉世延議發賑人一金始散都督密捕山等二十人送刑部收訊事聞上曰營卒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者守備諸臣鈐戢何在營卒為首者擒治餘姑貰之竟以周山等三名斬首餘發戍邊

武宗正德中王瓊請修近郊武備疏曰臣等議得京師東西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叅將守備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瓚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傅凱張椿都指揮李琮分路防守頗為有備但郊畿近地雖係臧鳳李瓚兼領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萬餘騎離宣府城不遠劄營縱

賊四散搶殺白羊口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聲息可見黠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虜營尚在近邊住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著實幹事官四員上請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真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守備兵備府衛等官除臧鳳李瓚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叅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鏜等見選達官軍仍聽臧鳳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府州縣原有民兵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聽選委謀勇官員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印官內有才堪兼領武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管選練事尤易舉其官軍舍餘弁民兵已經精選造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刻期調集方爲省便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等處邊關真定邊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邊關應該相視要害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爲專一防禦虜寇若遇地方盜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于礙城池亦聽修完固凡有合行

事宜務須慎重詳審旣在武備着實修舉又須處置得宜民無擾害斯稱委任如在鹵莽從事致有乖方顧此失彼逼民逃移咎有所歸事寧具奏回京

世宗嘉靖六年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成祖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 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

壯 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 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

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

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十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月日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咲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士夫亦皆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等處群盜縱橫石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輕我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今失此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

續文獻通考 卷之百六十一
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
采一變內治既舉外攘何難所以壯國家元氣而延
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 上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
輔臣徐階等力言團營之設始於景泰至嘉靖二十九
年已經 先帝裁革願以 先帝爲法遂 命罷之
是年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 孝陵衛餘丁千餘人俱
分隸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同正軍操備身終勿補各官
家丁及前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千餘人俱散遣之諸
悍卒銷除殆盡留都始安 三年大學士趙貞吉言分
營練兵係 祖宗舊制 上下廷臣議兵科張鹵疏以

營兵事重當以貞吉所論刊布與議諸臣使各出意見
書其左方仍持赴議所公同商確題請其推諉不與者
即不列名會疏其有獨見欲別具疏者聽久之乃集議
東閣下惟英國公張溶等十六人請分練如貞吉言成
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革戎政武臣與印而仍用
三大營如鹵言給事中邵瀟魏體明御史高德恒各言
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爲然乃議曰
國初京營之制立大小教場以練兵永樂初既有五軍
營又有三千神機二營是爲三大營各設提督等官管
領之景泰初遷三大營中精銳分爲十營團練其官畧
如三大營之制至成化三年分爲奮武等十二營內又

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亦不失 祖宗之舊正德中
又增置東西官廳則將愈多而兵愈強我 世宗斷自
宸衷告于 太廟脩復 祖制三營并將三千營改爲
神樞乃定三營大將副參遊佐職名添設練勇參將各
二員神謀睿筭誠萬世無弊者往時仇鸞之誅乃將之
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
權雖不爲無見但臣等以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紛更
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衆論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
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
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
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 祖制所當欽承者臣等參

酌群言竊請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後占少號令
不煩而體統明似屬穩便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
當有印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 祖宗三大營
分營訓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機神樞各營共
爲十枝推智勇將官三員文總兵官各請 勅一道給
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
之總理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
回營照例繳印得 旨俱依擬行 七月從御史周禧
請發京營兵一枝守通州 九月辛卯 上大閱將士
於京營教場 命英國公張溶祭旗纛之神恭順侯吳
繼爵安鄉伯張鉉吏部左侍郎劉自強分閱千把總以

下及軍士武藝御史向程劉堯卿王圻蘇士潤監射閱
畢諭總督戎政等官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弘圖
訓練有方國威乃成爾等其勉之又詔復京營舊制
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
決兵科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
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柰何以輔臣故
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
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懼有十
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
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總受叅遊令倏焉而副
將之令至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

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之以之臨敵蔑不
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即有公移則以一官往
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領兵
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為三大營分之
為六副將又合之為一總督一協理蓋祖用先帝之
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
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為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先帝
制便其諸副將奉遊等仍從近議分統但今日之患非
練兵之難而得將難乃者營將類多選悞與之談攻守
事則口噤莫為應不之慮而日建議日添將日取
中旨如兒戲於兵政何裨益哉惟上飭所司詳議毋

拘成說無徇私見脩先帝之法慎擇副將責以練兵
事宜轉弱爲強寔在於此巡視京營御史王友賢亦極
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覆如純言請仍用武臣一人
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叅遊分統皆如近議上
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五年六
月兵部覆保定巡撫宋纁奏令保定總兵真定遊擊及
巡撫標下三枝兵值秋防時俱還各鎮城團練易州紫
荆關等處第以常戍兵守之撫臣量選馬步奇兵三百
名屯住易州往來備禦有警則調度各官兵應援可以
省行糧休息軍士報可

歲報各邊軍馬

憲宗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
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叅差卒然
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
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一章奏
具書兵幾何均騎幾何步幾何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
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
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
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上曰可

調軍勘合

成祖永樂七年五月置邊城調軍勘合上以邊戍調遣
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六十一
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有事調發磨對相合
方許發兵

五城兵馬指揮司

太祖洪武元年設兵馬指揮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尋
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副指揮知事城門設兵馬
十年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爲指揮副指揮革知事
十二年定爲兵馬指揮司正六品

建文君建文元年二月改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
兵馬副兵馬

成祖永樂元年定爲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

按今五城兵馬司各指揮一人副指揮五人其屬吏目

一人吏六人指揮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
事副指揮爲之貳吏目受事發行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一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禁衛兵 郡國兵上

禁衛兵



宋理宗寶慶元年十一月給京軍緡錢 紹定元年七月

留元英奏諸路州軍僚屬私役禁軍乞下帥司約束違

者以聞從之 三年二月臣寮奏乞補禁衛兵額戒內

侍毋得私役革貨號修火政以肅宮禁從之 五年四

月李日邁奏乞行下諸郡招選放散軍人驍勇可用者

填廂禁軍闕額從之 淳祐元年八月詔馬軍司選子

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龍衛雲衛武衛三指揮闕額

遼

遼御帳親軍有大帳皮室軍太宗置凡三十萬騎有屬珊

軍地皇后置凡二十萬騎腹心曰皮室精美如珊瑚者曰屬珊

宮衛騎軍太祖以迭刺部受禪分本部為五院統以皇

族而親衛缺然乃立幹魯朶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建宮

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京

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

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簡天下精

銳置之腹心之地此軍制之良者也

弘毅宮

初為筭幹魯朶腹心曰筭宮曰幹魯朶太祖以腹心之衛益以勃海俘錦州戶置在臨漢府

正丁一萬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六千

長寧宮

初為蒲速益幹魯朶與隆曰蒲速益應天皇太后以遼洲及海濱縣等戶置在高州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一萬二千

騎軍五千

末興

初為國阿鞏幹魯朶牧國曰國阿鞏太宗以太祖渤海俘戶及懷州雲州澤州等戶置在存古河側

正丁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五千

積慶宮

初為耶魯益幹魯朶與盛曰耶魯益世宗以文獻皇帝衛從及太祖俘戶雲高宜等州戶置在

土河東

正丁一萬

番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八千

延昌宮

初為奪里本幹魯朶討平日奪里本穆宗以國阿鞏幹魯朶戶及阻卜俘戶咸信韓等州戶

置在紀雅里南

正丁二千

番漢轉丁六千

騎軍二千

彰愍宮

初為監母幹魯朶遺留曰監母景宗以章肅皇帝侍衛及母安州戶置在合魯河

正丁一萬六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崇德宮 初為孤穩幹魯朵王曰孤穩承天太后以乾顯雙三州戶置在土河東

正丁一萬二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興聖宮 初為女古幹魯朵金曰女古聖宗以國阿輦耶魯益蒲速益三幹魯朵戶置在女混活直

正丁二萬 番漢轉丁四萬 騎軍五千

延慶宮 初為高篤益幹魯朵孛孛息曰高篤益興宗以諸幹魯朵及饒州戶置在高州西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太和宮 初為阿思幹魯朵寬大曰阿思道宗以諸幹魯朵御前承應人及與中府戶置在好水濼

正丁二萬 番漢轉丁四萬 騎軍一萬五千

永昌宮 初為阿魯益幹魯朵輔祐曰阿魯益天祚帝以諸幹魯朵御前承應人及春宣州戶置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敦睦宮 初為赤實得本幹魯朵孝曰赤實得本孝文皇帝太弟以文獻皇帝承應人及渤海俘建潘岩三

州戶置

正丁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 騎軍五千

文忠王府 耶律隆運隸橫帳季父房無子天祚帝以皇子敖魯幹繼之擬諸宮例建文忠王府

正丁一萬 番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一萬

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宮提轄司不見蓋闕文也凡諸宮衛丁四十萬八千出騎軍十萬一千

軍職制設北面詳穩司者有左皮室軍右皮室軍北皮室軍南皮室軍黃皮室軍屬珊軍舍利軍皆領皇族護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三十三
衛者也外有卽君軍拽刺軍旗鼓拽刺軍千拽刺軍猛
拽刺軍墨離軍礮手軍弩手軍鉄林軍大鷹軍鷹軍鶻
軍鳳軍龍軍飛龍軍虎軍熊軍左鉄鷄子軍右鉄鷄子
軍龍衛軍威勝軍天雲軍特蒲軍三尅九尅等軍有事
則領以大元帥都元帥或便宜元帥又或自將焉其南
面諸衛軍有親衛勳衛翊衛左右衛驍衛左右武衛左
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
牛衛左右羽林衛左右龍虎軍左右神策軍左右神威
軍又有侍衛親軍侍衛控鶴侍衛漢軍四軍歸聖宣力
四捷天聖等軍皆在京城內走卒曰拽刺

金

金禁軍之制本于合扎謀克合扎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
領故以名焉貞元遷都更以太祖遼王宗幹秦皇宗幹
之軍爲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以
統之舊嘗選諸軍之林武者爲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
龍翔軍爲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
後于侍衛親軍四猛安內前云太祖遼王秦王猛安凡
三今云四猛安豈太祖兩猛
安耶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
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衛
所謂從駕軍也騎兵置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置
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太定初親軍置四千人改防城
軍爲武衛軍掌京師巡捕二十二年省親軍爲三千五

百上京亦設守衛軍是年尚書省奏上京既設皇城提
舉司亦當設軍守衛上曰可設四百二十馬一百二十
分三番更代異時朕至上京即作兩番巡警限以半年
交替人日給錢五十米一升半馬給芻粟猛安謀克可
差年四十上下者軍士並取三十以上者充軍章宗承
安四年增爲五千又增至六千又有威捷軍又增簽弩
手千人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
之謂之箭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
踏閑習射六箭皆上朶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
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猛安謀克以名上兵部移點檢
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

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孫及宗室并親軍諸局分承應
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試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皆以
備出入者也

元

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
重之勢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木爲
四怯薛及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五方始
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
易於是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橐鞬列宮禁宿
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
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

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
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以之彈壓則爲鎮壓
軍

世祖中統二年初設控鶴五百四人以劉德有軍使領之
至元八年七月置左右中三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十三年六月命征東元帥府選襄陽生勝軍五百充侍
衛軍 十五年五月選江南銳軍爲侍衛親軍 十六
年詔諭行中書省選南軍精銳者二萬人充侍衛軍併
發其家赴京師仍給行費鈔萬六千錠 十二月增置
宿衛凡宿衛每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
一怯薛郎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部代

琵琶四笙四箏四板四方響三感篋八笛七杖鼓七鞀鼓
二大鼓二傀儡八鈎容用板十琵琶七笙九箏九感篋
四十五笛二十五方響十一杖鼓三十四大鼓八鞀鼓
三元樂用興隆笙琵琶箏火不思胡琴方響龍笛頭管
笙篋雲璈蕭戲竹大鼓杖鼓扎鼓和鼓箏拍板水盞

樂舞

古者樂以象功漢高祖歌大風用童男子舞之武帝祀甘
泉園丘舞用女童後漢有黃門鼓吹舞宴樂用之有短
簫鐃歌舞軍中用之其始因高祖用賓人定三秦其俗
喜舞使樂人習之有巴渝舞用牟弩舞之劔舞巾舞者
沛公在鴻門范增令項莊劔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

害沛公後之劔舞巾舞此其原也漢順帝時祀靈星用
童男女十六人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雀及
穫刈春簸之形又漢天子臨軒設樂繩繫兩柱相去數
丈二倡女對舞繩上比肩而不傾盤舞者晉大康中天
下為晉世寧之舞其舞仰手執盃盤而又覆之反覆至
危也盃酒食器也而名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忘
其危也白紵舞宋齊間有白紵歌及舞白紵吳地所出
疑白紵吳舞也傾盃舞唐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馮分為
左右部時塞外亦獻善馬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
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奮手鼓
尾縱橫應節其曲謂之傾盃樂凡數十疊竿舞者明皇

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揆之右制猶天子之禁
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
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為尤親信者也
然四怯薛及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幹耳朵其宿衛未
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
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弊於此 十八
年十二月議選侍衛軍萬人練集以備扈從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樞密臣言先奉旨以中衛親軍隸皇
太子位皇太子謂臣等曰世祖立五衛以應五方去一
不可宜各翼選漢軍萬人別立一衛帝以為然勅知院
事鉄木兒不花摘漢軍萬人別立衛 二年八月置太

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
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
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
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
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澤曰實
不慮及此

仁宗延祐四年冬十一月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非有
旨不得上殿闌入禁中坐罪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
門者譏其出入 五年二月勅廣寧開元等萬戶府軍
入侍衛有兄弟子姪五人者三人留四人三人者二人
留著爲籍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命徽院選蒙古十男四百入宿衛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四月罷衛士四百人還宗仁衛 秋
七月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千人今增至萬七
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文宗至順元年八月省院臺官奏定擬大內四宿衛每衛
不過四百人累朝宿衛各不過二百人鷹坊萬四千二
十四人當減四千人內養九十九人及怯薛當留者各
百人累朝舊邸宮分養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留者
一千一百二十人勝臣怯薛口共萬人當留者六千人
其汰去者歸本部着藉應後有容匿濫收者怯薛官與
其長秋杖五十七沒家貲之半賞告者令監察御史常

察之制可

順帝至正十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率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結人心之急務

皇明

太祖法武甲辰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太之十五年罷都尉府及司置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南鎮撫司兼管軍匠後添設北鎮

撫司專理詔獄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按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軍等二十一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二衛并武功未清彭城七陵衛與五府兵適相當為彼此相維之局祖宗微權非人所能易識東廠之設二流並事鎮撫徑奏不由堂勘上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六十一
直巡綽親軍相兼奉 旨逮繫必給刑科駕帖都察批
文稽察所獲必下部議皆所以繩其專也比鎮撫非
祖宗之舊乃置衛後之添設成化十四年鑄印比原設
鎮撫司印增一之字十司者即十百戶所司五所各有
十司此正設衛本意以其親之故重之故儀鑾上五司
尤親而重之蓋其爲上殿司弓箭而下則已畧云洪武
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
職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
鞠二十年以非法凌虐罪其官毀其刑具所繫囚改送
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
任遇漸加而聲格因以爲異二鎮撫司專理刑名洪武

制不得用叅語送刑部擬罪發落則廷尉之評亦未嘗
得而撓之也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將東廠錦衣衛送到
囚犯從公審究有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錦衣
天子親軍不容不盛只其官置廢能關涉本兵使得持
衡之體按緝捕爲陞授 朝廷之有親軍稽不軌大事
今錦衣所緝乃五城之邏職以國初事勞甚簡天順後
門達表斌朱冀等提督尚以十數爲率奏請一次正德
間葉廣趙鑑東廠王岳鄭旺一時更代一年奏請四次
陞賞後雖定歲終類一奏其勞則瑣矣

衛凡十八所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
鑾輿擎蓋扇子旌節旛旗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十

司分領將軍校尉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後中後親軍
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衛掌侍衛之
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督領之凡將軍力士
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督設鹵
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邏之凡盜賊奸宄
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鞠獄錄囚勘事與
三法司從事凡比試併鎗得監視鎮撫司掌衛刑名兼
理軍匠添設鎮撫二人別印分司專理詔獄獄成直
達上下法司覆擬經歷典出納文移吏百五十九人
霍韜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地
也復使之兼刑獄不亦甚乎夫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

矣錦衣衛復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甚非所
以養氣節也昔光武崇高節名義之士蒲東都以扶漢
鼎宋祖敦庶耻刑法不加於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
今江西事變死者不過四人而已而猶不知所以養之
可乎士夫有罪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
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則氣由此折盡
矣雖或察其情而恕之使復披冠帶然武夫悍卒得以
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有志之士
不甘自汚此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
之士也昔漢文帝以賈誼一言士夫遂不加刑戮僉謂
聖上盛德顧肯讓文帝乎自今乞令錦衣衛勿治刑獄

東廠勿預朝儀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此於世教甚非小補蓋救人心振士風之至切者也

錦衣等衛隸府番守中等衛各有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正千戶副千戶所鎮撫百戶試百戶無常員經歷各一人所或有吏目一人

錦衣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領凡守衛親軍衛畫前左右後四行日夜巡邏之皆有團伍定其籍之多寡而第其番之上下凡衛直有勲戚武官勲衛散騎舍人將軍力士校尉

侍衛官兵事例

掌領侍衛侯伯駙馬等官六員一員管錦衣衛大漢將軍

及勲衛散騎舍人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員管三千營紅

盔將軍每日一員輪直一員管五軍營又刀官軍 錦衣衛大

漢將軍一千五百七員名 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員

三千營紅盔將軍一千五百員名把總指揮十六員

明甲將軍五百二員名把總指揮四員大漢將軍八員

五軍營又刀圍子手三千名把總指揮八員 勲衛

散騎舍人無定員 旗手等二十衛帶刀官一百八十

員

凡各門守衛官員照依分定 皇城四門等處地方各

領銅符收掌守衛遇巡城官到來將銅符比驗相同方許點關 成化十二年奏准每日 長安左右門初開先放常朝及見辭等項官吏盡絕方許驗牌放進各監局工役人等有攙越混進及夾帶財物入內買賣者守衛官具奏治罪 弘治三年題准大漢將軍并金吾等二十衛守衛等官各督所屬軍士凡遇北虜小王子并瓦剌使臣 朝見辭謝進入之時各要部伍齊肅甲仗鮮整不許誼譁錯亂違者叅問 十四年令各門進納錢糧所在守門軍士及門吏邀索財物者聽點城及巡視科道官叅提問罪 正德四年題准朝叅官員跟隨人役照例大臣三人餘者一人其供應人等務候朝畢

驗進若故違并數外多帶及先期闖入者守衛官軍即時阻退如軍有躲閒代替官有賣放私占辦納網巾菜蔬等項俱聽巡視糾儀科道等官叅奏重治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夏六月虜大舉入通州管住以其枝兵遊騎薄京城遂肆大掠京師戒嚴無敢議開門出擊 上令兵書丁汝璉理團營兵不下五六萬其中又多老弱遊惰不堪者遣將分領屯城內外時京兵久不見敵驅之出皆涕泣不敢前諸將亦未臨行陣俱色變已而詔汝璉擊虜汝璉不奉 詔蓋無兵也汝璉尋棄市又移檄各邊將勤王邊兵至城中倉卒儲餉皆未有措有 旨犒師其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移文戶部

往來數日始得數餅餌之又命發粟則囊橐釜餽皆
無需當事者惟有大息

郡國兵 鄉兵

宋

寧宗嘉定七年六月置嘉定府邊丁二千人以備蠻命置
安撫諸司給其費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廩
之俾守諸寨蠻人聞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敢輕出
抄掠九年正月命諸州招填軍籍十二月遷天水軍
于舊縣置知軍以下官十七年五月詔覈實兩淮京
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理宗紹定初趙善湘知建康荆防江軍寧淮軍 端平初

知南劍州荆劍浦弓兵營 是年十二月詔衡州

置雄楚軍五百人 四年三月孟珙復襄陽以蔡息降

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淳祐十二年二月

置池州遊擊軍 時知漢陽黃幹奏言國家比年以來

講求邊備最為詳密然竊以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

尤所當憂今之內患莫甚于人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

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提防密而

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以人心有所統攝

而緩急不敢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

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

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家之責

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臣嘗爲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爲一小甲五小甲爲一大甲四大甲爲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爲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爲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爲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爲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爲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值大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爲荒政舉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向使熟議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况湖右之地五方雜處之民土地廣柔姦盜伏藏往年虜未入

境嘯呼成群剽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旣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至于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旣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使至于爲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爲乎臣所陳果有可採伏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

河北河東強壯 理宗端平元年十二月知郴州林汝浹奏兩河郡兵最少臣守英德目擊其弊不敢招填今可嚴督州郡招刺強壯勿爲文具庶使各有武備
荆湖義軍土丁弩手 不見初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

南路全邵道末四州皆置蓋溪峒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岩險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須其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戶籍蠲免徭賦番戍寨柵大率安其土風則罕嬰瘴毒知其區落則可制狡獪其校長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斫招安頭首十將節級皆叙功遷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宴代王師有禦侮之備而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鼎郴衡桂陽亦置慶曆二年北路總萬九千四百人南路總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或以月上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其都副使指揮使歲給錦袍月給食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大綾錦袍都頭以上

率有廩給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人六年諸路行保甲司農寺請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為保甲立保正保長以統之元祐七年湖南路鈐轄謝麟請以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充土丁弩手與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補等級不拘資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括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勅諭從之致和七年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為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于藉者至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發前徃江東援太原陷於虜存者僅千五百人建炎二年罷之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為額淳熙三年勅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

爲省計有司雖募人爲之徃徃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點集其患苦之李燾張栻力言其不便栻請用見數委提刑躬行點檢候有田設官始令招足原額燾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沒民田爲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爲準專委守臣寬以歲月命招及數從之湖南鄉兵舊制領以鄉豪有彈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郴桂皆置京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並改號曰勁武凡爲四十五指揮總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人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三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

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爲四十四指揮總一萬二千三百人

萬弩手 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末始創營田鼎澧辰沅靖置弓弩四千人靖康調發不存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從之

邕州溪峒壯丁 淳祐間李曾伯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戡約溪峒二則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爲先務今者檢照前牘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損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今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

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焚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爲慮今官司戢約使之不爲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爲籬落則亦可稍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爲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况今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徭峒號召之旣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豈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壯丁之力此姑用之以壯聲

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爲吾用也臣匪材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旣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畧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倅黃慶龍者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十八隘又新置古絢首領黃賢能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曹暎亦嘗節約天地蘭那等州峒首領羅光貝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節約所部諸款以路萬里爲諸款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

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
江則黃慶龍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
則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
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
州則有丁民丁保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義撞一
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
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行下團結却
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
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鬥如藥箭如標槍
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
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將

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
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勉之究意矣第臣私竊
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寢寬備禦之
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爲未免即生疑愕
前者朝廷行下閩臣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
爲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
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
擾之誚蠻徭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
容不謹如此臣欲具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
若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
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彊壯而補

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度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都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義士沈作賓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有使臣故海盜也使招誘其黨寇勉之又置義士壯士衣糧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于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民兵嘉定間趙范知揚州務修軍政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理宗端平二年肇慶府陳雷奮入對奏廣東民兵首領事上曰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奏止爲保衛鄉井無調發之擾

無出戍之勞陛下於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奸雄之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供億而盡得天下精勇之用上曰廣西曾行之否雷奮奏廣西前後帥臣未能行此然二廣賴民兵之用爲多如向者廣東峒寇陳三搶之叛招捕陳譚正籍民兵協力收護如近者廣州戍卒之叛既是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崔與之實率首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之驗陛下若由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上甚然之時許應龍進故事曰李抱真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習射歲終大閱第其能否而賞罰之三年皆爲精兵得二萬人旣不廩於官而府

庫實遂推山東李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徙劔南西川至則率戶二百戶取一人使之習戰貸雜役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臣謂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旗之容迫近敵境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况又激之以犒賞孰不知勸兼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今爲之糾合使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衄棄甲而潰尚何望其用命哉李抱真昭義步兵足以制山東

之變李德裕雄邊子弟足以捍南詔之強其成效大驗蓋可考也爲今之計官兵固當激勵使之精銳而民兵尤宜糾集然區處民兵要必有法蠲其力役而使之安教以技擊而使之熟擇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奮統以隅總而倡率之則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察者出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軍爭其賞旣無所獲誰肯効力是以雖有民兵之名而未底安邊之績者其患實繇於此必於奏凱之際爲之分別官軍有功則賞官軍民兵得勝則賞民兵所行旣公其誰不服但州縣之吏尤當戒其侵擾使平時旣失其心則警急曷望其助知此數弊爲之處置則孰不樂爲吾用比者官軍間有

敗衄闕額未補若就沿邊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強
又習戰鬪使之戍守不惟省生券之費又且無調發之
勞一舉而兩得實因時權宜之長策也欲望明詔制閫
速作施行庶邊疆固而國勢強矣 中書舍人袁甫奏
乞團結民兵劄曰臣聞方今邊面之患在乎兵少而力
分蓋兵少則備疎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
境本朝康定初契丹擾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詔
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
五人爲團置團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
爲指揮置使年二十係籍各置弓弩分番教習官日給
糧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

陝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二虜未聞事勢急迫
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所在兵少力
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鞞虜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疎
漏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
解矣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舉行
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成者更須精加整葺
務令鎮密如其未嘗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要束亟作
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守無枵虛疎薄之患有周
圍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
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守者
未嘗不曰有賞罰柰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

也則曰倉卒何暇爲及羽檄稍稀虜騎稍退又諉之於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爲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事願陛下宣諭宰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爲賞罰郡守不勝任則監司按劾監司不稱職則臺諫評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密而膽壯又何鞫虜衝突之足慮哉

保勝軍 理宗淳祐四年七月詔江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

山水寨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量補官資專一裒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

守禦荆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勅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楊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把隘或戰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 理宗淳祐三年六月資政殿學士知温州趙與權乞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時李明復奏曰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爲之糧以食爲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其爲慮蓋甚悉也自紹興至開禧虜嘗侵犯矣

視之而不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道之而不敢越懼吾之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變以後邊帥欲築城以為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曩時蜀帥又欲列柵以為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絕險者為之而山寨則為救七十無其險也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為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詫觀羨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謂家計寨宜復其舊者此也

義勇 紹興中鄂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三十二口

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為萬五千二百有一人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抵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馬三十一年虜亮寇江詔淮漢等郡籍民為兵時荆南守曹感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皆有長擇邑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軋道間舉荆南七州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九十人四年荆湖安撫王炎言荆湖義勇團結教集使之自備食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并漕司應副

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為造給
有旨從之六年二月辛亥帥司劉珙言荆南湖北兩路
民兵訪聞諸郡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戶取義勇一人亦
有四等五等戶取一人產多者可以支吾少者徃徃棄
產逃走乞充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
免保正長伍等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為一隊
遇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與
之是年九月權知荆門馮忠嘉奏本軍所教義勇三千
五百四十八人教閱各有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詔令
劉珙相度申奏七年正月馮忠嘉又教閱本州義勇因
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得四百匹分為六隊孝宗

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仍擢忠嘉直秘閣
淳熙初張栻為帥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多至萬五百
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栻既去教法寢弛十一年冬趙
雄為帥舉行其政增三百人通舊為萬三千八百人大
抵湖北諸郡皆有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
石門慈利不置藉紹興末守臣亦藉之章穎帥湖北時
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為限限外之
數與官戶輪差從之理宗端平二年八月新知建昌
軍徐臬辭奏江淮海道利害上曰淮兵不為不多臬奏
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上曰義勇亦自可用臬奏皆
沿淮戀土之民人人可用

忠勇 理宗紹定四年七月詔制總諸帥戎司凡忠勇
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有子才藝異衆者令赴樞密院
審視錄用之 時李鳴復奏曰軍之有忠勇初以陝西
弓箭手刺爲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
而關中則謂之忠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
守蓋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
勢當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
爲軍一人執役數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
用古者寓兵於農何以異此韃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
難以支也徧給旗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
不容散遣也創置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

謂忠勇若一矣而實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糧器械而
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
義則皆烏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核其實數
未必果皆按藉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
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亦幾創置矣臣謂忠勇
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家計蹇復則保聚有要地而人心
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特
爲五州計爲西蜀計也陛下如以臣言爲可採乞下四
川制置司參酌施行

忠義 嘉定八年命利州路安撫司招刺忠義人 十
一年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忠義人立功其賞視

官軍司令許應龍奏曰夫紆一時之急者不得不爲權
宜之舉防後日之患者不可不爲強本之計賴忠義之
人以紆一時之急豈非權宜之舉乎練官軍以防後日
之患豈非強本之計乎粵自京口之舟失於警備之不
嚴泗水之師歟於揣度之不審旣而決淮陰之勝以挫
殘虜之鋒者忠義之力也邇者烽燧告警而敵情叵測
逆騎出沒而疆場靡寧未幾奏濠梁之捷以伸吾中國
之威者又忠義之力也雖然此特權宜之舉而強本之
計又有不容緩者蓋元氣旣冑外邦自消吾之威令苟
伸則英雄豪傑之徒莫不俛首屈意於其下然則官軍
者豈非今日之所當振乎官軍振則根本強根本強則

忠義之人可以爲吾之助而不能爲吾之患此亦漢以
南北軍相制之遺意苟以其脆弱難用不加激勵而攘
却之功一切倚辦於忠義彼將謂秦無人萬一恃強而
驕蹇挾功而邀求不厭其欲其能帖然而無譁乎况吾
之虛實彼所熟知苟一搖足何以制之且今之官兵非
不多也器甲非不利也廩食非不繼也以此禦戎何患
不濟苟能揀其驍銳嚴其紀律日夕淬礪常若寇至迨
遇敵之際則功多者有厚賞不進者有顯戮毋徇私意
而爲之重輕毋事姑息而爲之容隱則怯者奮而爲勇
弱者轉而爲強兵威振勵隱然有猛虎在山之勢不惟
可以折敵人之衝尤可以消山東偏重之勢何者彼知

朝廷之所倚仗者不專在我也夫既資彼之力以紓一時之急復彰吾軍以消他日之患則國勢巋然猶泰山而四維之矣而或者乃曰忠義之人猶養虎耳饑則求食飽則反噬深咎夫招來者之不審也吁是固然矣然既招之則不容却之彼既與虜爲仇群然歸我苟無以安其心是絕其向生之塗激其等死之忿獸窮則搏勢所必至况彼方有功於我猶賴以爲犄角之助則亦惟區區調伏使之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虞耳所謂區區之策者何也懷之以恩結之以信寵之以爵賞贍之以缺額官兵之廩使之歡忻感戴樂爲吾用而吾之兵威又足以鎮服其心則亦庶乎其可也吁忠義若可慮

也而有以制之則不足慮官軍若難用也而有以勵之則皆可用然而致此者則必有任其責者耳夫膺守禦之寄者邊將也總邊將之權者制閫也昔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得以乘機制變而有成功今之任制閫者苟得其人則舉邊陲之寄悉以付之使進退伸縮莫不如意則號令一而人心協苟州縣之有事權者或得以已見專恣雖曰事機無壅然而謀議或有異同施行或至抵牾則倉卒緩急諸將罔攸稟令廟謨宏深其必有以處此矣

鎮淮 淳祐十年十月詔淮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令沿江制司團結耕屯漸已就緒但制閫置司江南相

去差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子遶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
路山寨

忠衛軍 景定初孫子秀以浙西提刑兼知常州淮兵
數百人浮寓貢院給賞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
名忠衛軍置寨以居截撥上供贍之

遼

遼有大首領部族軍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
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藉皇府
國有戎政量出三五千騎留餘兵為部族根本

太子軍 偉王軍 永康王軍 子越王軍

麻荅軍 五押軍

衆部族軍分隸南北府守衛四邊各有司存

北府凡二十八部

侍從官帳曰奚王府部鎮南境曰五院部六院部東北
路招討司曰烏隗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遙里部伯德部
奧里部南尅部北尅部圖盧部木者遠魯虢部河西部
西北路招討司曰突呂不部奧衍女直部室韋部西南
路招討司曰溫刺部烏古刺部涅刺越兀部梅古悉部
頡的部匿訖唐古部鶴刺唐古部黃龍府都部署司曰
隗衍突厥部奧衍突厥部北唐古部五國部 烏古敵
烈統軍司曰迭魯敵烈部戊隗烏古部曰北敵烈部南
府凡一十六部曰鎮駐西南境曰乙室部西南路招討

司曰品部迭達迭刺部品達魯魏部乙典女直部西
北路招討司曰楮特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達馬鼻古德
部東北路女真兵馬司曰乙室與隗部東京都部署司
曰楮特與隗部窈瓜部稍瓦部曷木部戊倒塔嶺曰訛
僕括部屯駐本境曰撒里肩部南唐古部薛特部
五京鄉兵

上京臨潢府統轄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 東京遼
陽府統轄有丁四萬一千四百 南京析律府統轄有
丁五十六萬六千 西京大同府統轄有丁三十二萬
六千七百 中京大定府統轄丁籍莫考可見者高州
三韓縣丁一萬 已上五京民丁可見者一百一十萬

七千三百

邊境戍兵

東京至鴨綠西北峰爲界黃龍府正兵五千咸州正兵
一千 東京沿女直界至鴨綠江軍堡凡七十各守軍
二十人計正兵一千四百 來遠城宣義軍營八太子
營正兵三百大營正兵六百蒲州營正兵二百新營正
兵五百加陀營正兵三百王海城正兵三百柳白營正
兵四百沃野營正兵一千 神虎軍城正兵一萬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營計正兵二萬二千此東
境戍兵所以備高麗女直等國也

金

太祖收國元年五月詔遼東京州縣及南路降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

海陵貞元中遷都于汴徙上京路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師勗宗正宗敬之族處之中都幹論和尚胡刺三國公太保昂詹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果國公勃迭八猛安處之山東阿魯之族處之北京按達族屬處之河間旋命兵部尚書蕭仲恭等與舊軍皆分隸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番衛京國

世宗大定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二十年以祖宗平定天下以來

所建立猛安謀克因循既久其間有戶口繁簡地里遠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後差役無度乃大定間亦有功多未酬者遂更定以詔天下復命新授者並令之封其謀克人內有六品以下職及諸局承應人皆爲遷之三從以上族人願從行者猛安不得過十戶謀克不得過六戶二十一年三月詔遣大興尹完顏迪古速遷河北東路兩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今者移馬河猛安相錯以居甚符朕意而遙落河猛安不如此可再遣兵部尚書張那也按視其地以雜居之二十二年年以山東屯田戶鄰于邊鄙命聚之一處俾協力蠶種

右丞相烏古論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爲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衆衆參政粘葛幹特刺曰舊時兄弟雖析猶相聚種今則不然宜令約束之又以猛安謀克舊籍不明遇簽軍與諸差役及賑濟增減不以實命括其口以實籍之二十四年以上京率胡刺溫之地廣而腴遣刑部尚書烏里也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迂速頰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他日可備緩急之用也 承安元年六月詔應禁軍器路分步弓手擬于射糧軍內選之馬弓手擬于猛安謀克軍戶餘丁內選之其有爲百姓害從本州縣斷遣無猛安戶于二百里內屯駐軍餘丁內取之依

弓步手月給二貫石 是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東北路部族紮軍曰迭刺部曰唐古部二部五紮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其他若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計魯部族孛勃本部族數皆稱自西北西南二路之紮軍曰蘇謨典紮曰耶刺都紮曰骨典紮曰唐古紮曰霞馬紮曰木典紮曰萌骨紮曰咩紮曰胡都紮凡九其諸路曰曷懶曰蒲與曰婆速曰恤頰曰胡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京之鄙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領之

宣宗貞祐二年河東北路按察使王擴陳守禦策大約謂

軍校猥多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俸可給兵士三十人
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
千人爲一軍擇里重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
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廢哉書奏不見省

渤海軍 渤海八猛安之軍也

奚軍 奚人遙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于
山西分遷河東

漢軍 大定時所置有事則簽取于民無事或亦放免
中都永固軍 大定時所置

鎮防軍 諸軍中取以更代戍邊者

西北分番屯戍軍

西北屯軍 初太祖收國二年四月詔以婁室言黃
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爲
萬戶領之世宗大定五年正月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
堡七十駐兵萬三千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屬
戍餘並放還章宗承安三年八月命護衛右和尚爲押
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武衛軍千六百人戍西北路
西北路驅軍 金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泰州者
邊鋪軍 守河南陝西邊界者

三虞侯順德軍 守河東邊界者

諸路効節軍 章宗所置掌司弓手者

河南陝西弩手軍 宣宗興定二年選募二千人爲一

軍賜號威勇

諸路射糧軍募民爲之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其中以蕪克雜役者

牢城軍嘗爲竊盜者以充防築之役

土兵司警捕之事

長勝軍天會間郭藥師所統而降者皆遼水側人也以鄉土歸金皆愁怨思歸宗望令罷還正隆間又嘗罷諸路漢軍而所存者猶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之軍之號

義軍貞祐二年古里甲石倫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

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

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鳳翔延安鄧鞏熙泗潁蔡隴秦

河海壽唐商洮蘭會積石鎮戎保安綏德保德環葭澳

寧邊東勝淨慶來遠桓昌曷懶婆速蒲與恤品胡里改

置于要州者十一南京東京益都京兆太原臨洮臨潢

置泰撫蓋及宣宗南遷以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猛

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旣缺糧

備不給腴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

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

數年至無以爲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然初南渡時
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及帥府往往
蔽匿強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後乃至以二十五人
爲一謀克又設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
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故劉祁謂
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
騷動民家丁男或皆強壯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閭里嗟
怨盈于道路

大將府治稱號 收國元年置咸州軍帥司以經畧遼
地置南路都統司以討張覺 天輔五年襲遼主始有
內外諸軍都統之名又置奚路都統司以御奚後改爲

六部路都統司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爲八猛
安猛安上軍帥軍帥上萬戶萬戶上都統然時亦稱軍
帥爲猛安而猛安則稱親管猛安者及燕山旣下循遼
制立樞密院于廣寧府以總漢軍 太宗天會元年以
襲遼主所立西南都統府爲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三
年以伐宋更爲元帥府其都元帥必以諸班宰極烈爲
之恒居守不出六年詔還二帥以鎮方面諸路各設兵
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沿邊州置防禦使凡州府
所募射糧軍牢城軍每五百人爲一指揮司使分爲四
都都設左右什將及承局押官其軍數有多寡則與近
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設指揮使若

百人則止設軍使百人以上立爲都不及百人止設什將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員十年改南京路都統司爲東南路都統司治東京以鎮高麗後又置統軍司于大名府海陵天德二年改諸京兵馬都部署司爲本路都總管府罷大名統軍司而置統軍司于山西河南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分統天下之兵又改烏古迪烈部統軍司爲招討司以婆速路統軍司爲總管府三年以元帥府爲樞密院罷萬戶之官正隆末復陞陝西統軍司爲都統府世宗大定五年復罷府降爲統軍司尋又設兩招討司與前凡三以鎮陞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于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乃

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應州西南路者置于樞州樞密院每行兵則更爲元帥府罷則復爲院宣宗南遷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從事沿河諸城置行樞密院元帥府大者有便宜之號小者有從宜之名元光間招義軍總以都統又外設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爲總領

養兵之法

熙宗天眷三年詔歲給遼東戍卒紬絹有差海陵正隆四年命河南陝西統軍司并虞候司順德軍官並增廩給六年將南征以絹萬匹于京城易衣襖穿膝數萬給軍世宗大定三年南征軍士每歲當支一千萬貫官

府止有二百萬貫外可取于官民戶此軍須錢由始也
時言者以河南山東陝西等路循宋齊舊例州縣司吏
弓手于民間驗物力均敷顧錢名曰免役請以是錢贍
軍省具數以聞詔罷弓手錢其司吏錢仍舊四年六月
奏元帥府乞降軍須錢上曰帥府支費無度科取于民
甚非朕意仰會計軍須支用不盡之數及諸路轉運司
見在如實缺用則具數以聞十年四月命德順州建營
屋以處屯軍十七年七月以羊皮三萬賜西北路戍兵
章宗承安三年以軍須所費甚大乞驗天下物力均
徵擬徙黃河夫錢例徵軍須錢驗各路勢家物力每貫
徵錢四貫西京北京遼東路每貫徵錢二貫臨潢全州

則免徵周歲三限送納恐期遠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輸
納凡河南陝西山東倣老千戶謀克蒲輦正軍阿里
喜等給賞之例舊制千戶十年以上賞銀五十兩絹三
十疋不及十年比例十年以上謀克支謀克十年以上
銀四十兩絹二十五疋不及十年銀三十兩絹二十匹
蒲輦十年以上銀三十兩絹二十疋不及十年銀二十
兩絹一十五疋馬步正軍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一
馬芻粟阿里喜隨色人錢一貫米四斗一馬芻粟德
順軍指揮使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疋三馬芻粟軍
使什將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疋給兩馬料長行錢
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疋綿十五兩給一馬料奚軍

謀克錢一貫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絀絹春秋各一疋給
三馬料蒲輦錢一貫米二石七斗絀絹同上給二馬料
長行錢一貫米一石八斗絀絹同上飼一馬 北軍臨
潢等處永屯駐軍千戶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疋飼
馬六匹步軍飼兩馬地五頃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
絹六疋飼五馬地四頃蒲輦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
疋飼四馬地三頃正軍錢二貫米一石四斗五升絹三
疋綿十兩地一頃旗鼓司人與阿里喜同交替軍錢二
貫米四石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漢軍千
戶月給錢三貫糧四石絹八疋飼四馬謀克錢二貫五
百文糧一石絹六疋飼二馬正軍錢二貫米九斗五升

絹四疋 上京路永屯駐軍所千戶月給錢粟十五貫
石絹十疋綿二十兩飼三馬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
絹六疋飼二馬正軍月支錢二貫五百文米一石二斗
絹四疋綿十五兩飼一馬阿里喜隨色人錢二貫米一
石一斗絹四疋綿十五兩 諸北邊永駐軍月給補買
馬錢四百文隨色人三百文 貞祐三年軍前委差及
掌軍官規圖糧料冒占職役皆無實員又見職及遙授
者已有俸給又與無職事者同支券糧故時議欲省員
減所給之數俟征行則全給之及興定二年彰化軍節
度使張行信言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蓋欲感悅士心使
爲國盡力耳至于無事之時其妻女猶受給何謂耶五

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幹魯言京南東西三路見屯軍戶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官租甚非善計皆不見聽 諸屯田軍人如差防送日給錢一百五十文 看管孝寧宮人月給米五斗柴一車春秋衣麤布一段秋絹二疋綿一十五兩 諸黃院子年滿者以元請錢糧三分內給一貫石養老

按史臣曰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伍保落技多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

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強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創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効力而守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既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密簽軍募軍兼採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人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于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忌卒自成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鏗裂將帥携離兵卒驕惰迨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內亂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三十一 三十九
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豈非自壞其家法所致與

元

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脩而天下之勢遂至于不可為矣

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

之

世祖中統三年九月詔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與董文炳會議兵民籍每十戶惟取其二充武衛軍其海州東海州東海漣水移入益都者亦隸本衛 至元十一年

正月勅荆湖行院以軍三萬水弩砲手五千隸淮西行院 是年六月勅合答選部下蒙古軍五千人與漢軍分戍沿江堡隘為使傳往來之衛 十五年九月詔分揀諸路所括軍驗事力乏絕者為民其恃權豪避役者復為兵又減至元九年所括三萬軍半以為民其商戶餘丁軍並除之 二十二年令福建黃華畬軍有恒產者為民無恒產與妻子編守城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三
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臣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群戍爲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大德元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撫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虞外部戍卒封樁錢軍官遷延不以時取而以已錢貸之徵其倍息逃亡者各處鎮守官及萬戶府並遣人追捕皆非所宜帝曰卿言良是 二年九月命廣海左右江戍軍依舊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

文宗天曆元年冬十月罷內郡及行省兵
順帝至正十年冬十月中書奏東南千里外妖氣見合立兵馬司以掌防禦遂置大名東平濟南徐州四兵馬司

十四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兵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是年立淮東等處宣慰司置司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兵 又置大兵農司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十七年春正月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慰司節制 十一月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 十八年二月議團結山西大小十一處以爲保障命中書右丞塔失帖木兒左丞烏古孫良禎等總行提調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十二
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
應九月中書左丞張冲請立團練安撫勸農司二道一
奉元延安等處一鞏昌等處從之

胡粹中曰兵貴精不貴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團
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
繼背叛而山東先失圍結果何益哉

果毅軍 至正乙未秋杭破越民結義固守江南行臺
官徵邁里古思總統義民護城池乃更募得勇悍者三
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時御史大夫拜住
哥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 吳良佐華亭人好學有才
氣至正兵起總帥與語大悅版授華亭尹辭請以白衣

議事帥賢之俾自集白甲保障鄉里全活者數千家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郡國兵下 邊兵 土兵

皇明

都司

太祖洪武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為都指揮使司今都
指揮使司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都指揮
使一人都指揮同知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其屬經歷
一人都事一人斷事一人副斷事一人吏目一人司獄
一人凡都司並流官或得世官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
選軍政而廢置之使同知僉事常以一人統司事曰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一十三
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書巡捕軍器漕
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曰帶俸
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衛公座凡 朝廷
吉凶之禮視布政司經歷典出納文移都事爲之貳斷
事理刑獄副斷事爲之貳吏自從之司獄守獄
都指揮使司掌官軍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
而聽於兵部

京衛外衛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
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
一衛一千二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

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
千百戶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
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 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
敢擅調

各衛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
四人衛鎮撫二人陞授改調增置無定員其屬經歷司
經歷一人知事一人有衛學者教授一人訓導一人
各衛指揮使司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僉事考選掌
管衛事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司達所隸
都督府移兵部每歲藩臬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考選
軍政廢置之一人統衛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六十三
屯田曰軍政僉書京操巡捕出哨備禦軍器漕運諸雜
務曰見任管事編諸行伍曰帶俸差操凡撥軍補軍替
軍選軍募軍並統於掌印凡城池時葺浚之度其財力
軍十三民十七鎮撫掌刑獄經歷典出納文移知事佐
之軍民指揮使司亦如之

宣宗宣德元年八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
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
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
邇一轍 上知其弊遂 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
縱姦

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冊府縣上軍戶文冊並下諸省
按勾衛所卽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文凡清軍司府州
縣設專官或監以御史歲集里老覈其招募聚集罪謫
改調營丁籍戶之數以跟捕紀錄開伍結除停勾嚴稽
其冒漏而寬其恩復

國朝有抽丁之說蓋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兵
之取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
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
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
調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
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年而
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嬖異世爲族積之百九

十年後而謂丁無餘不足更籍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辦于歲年効緩而功倍召募責辦于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責辦于旦夕廩困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筮之猶逸數徃數來伍無怙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効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蟣虱于道途戈鋌朽敗于羈寓士憊而疲馬踏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賈怨弱者惑于守常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

功臣之役者乎由國初以至于後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勾空其伍餘者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爲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於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爲兵取之于兵之餘復以賈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卽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于清勾召募而日不足矣夫爲清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于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未如之何矣爲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三 四
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任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未如之何也已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籍其死力宜爾也而業產丘峙丁廣且閒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絜矩也故嘗曰以惜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頰謗王者未竟其畫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

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各姓不登于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強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

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徭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者不旣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于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卽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

長也近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爲庸有產籍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徭調以爲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一二金爲步三四金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于野秋集之以乘

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卽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民堡不守矣使卽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于伍者歲給金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卽家塞上者給金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幾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今上萬曆十九年三月兵科給事葉初春奏議清勾夫軍政原有條例設立勾軍之法亦云備矣然因逃而勾勾而復逃因耗而清清而愈耗此豈法之行與抑亦行之鮮益歟要之勾解之法人人苦之但使實逃而勾可也多有本伍未缺而武弁利新軍之未復混申以勾擾使解補得用可也乃有着伍未久而軍裝抵投見之贖卽故縱以逃回清理雖嚴耗亡如故臣查前歲兵部據該司參議疏請釐積弊奉有 欽依併入考成之例大意于清勾分數比舊加嚴通行撫按督令清軍掌印官加意清理年終將清過數目造冊送查而巡按仍計筭分數分別具奏有薦獎有逃罰有不及分數者任俸帶催雖經陞職不得離任必候清完六分以上方准開俸乃

載 憲差考成依限註銷此爲上下責成意豈不善然
遵行以來每聞按臣回道多稱不便何也良以 明命
方赫孰敢怠違考成又嚴孰甘叅罰于是 一歲查考則
有一歲行移一番清勾則有一番騷擾若有司坐此任
俸有碍陞取其苛刻鞭笞又將何所不至哉是官與民
而俱病也竊謂勾軍積弊其來已久必欲釐革當自該
衛始請自今申飭所司嚴禁該衛官如有申報逃亡務
查的確年月要見名下食糧何日扣除遺下房屋有無
替管取具行伍結方准行勾如有混行官吏定以贓
寃至于有司到任卽令備查奉到勾單若干起造冊送
清軍本道印鈐于內開某係丁戶盡絕曾經勘明某係

有丁應繼見行勾取有陸續奉到者接開于後每季送
道檢查分別定爲考語仍照錢糧事例如冊內已開有
丁而任內勾不及格及遇陞取必責勾開如數方准離
任而撫按惟于復 命併行舉劾焉似此立法亦足杜
朦朧警怠惰而歲造冊藉年終考成酌量停止稍寬文
法不亦可乎不然法愈嚴則民愈病臣誠未覩其益而
深惜其害也

邊兵

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邊民應
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 黃氏瑜曰近日本兵多被扣
減糧餉占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則一例屯

種採辦屯哨扛拽月餉則本兵混支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至二錢五分則爲本色根每一石止與四斗至于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幫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賊而已此邊軍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疋料二升然猶沿邊搶掠其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逼人馬辟易挫掠則首尾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己利况邊粟有限餽餉不繼足生他變則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僱倩代操益不可用矣又曰

愚竊以爲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塲集之法正貼二戶如古羨卒使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粒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矣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鞵袴必依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倪文毅公上疏云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及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置鎮 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干出禦以襲 天威且延緩邊也去 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 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 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

大同出兵一萬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畱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得計乎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乃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取紊亂空歇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

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于 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衛而大將單身還第其權皆出自 朝廷不敢有所擅調 五年六月降律令于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實金銀段疋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于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 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至菽園雜記乃云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壯則入伍老則歸農卽三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

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行伍之虧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法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而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世宗嘉靖癸未山東盜王堂起本兵議欲調邊兵勦之時崔銑著論曰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疆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章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莫支莫甚于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 朝廷遣官 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

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後獻俘勒銘上下有慶

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

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

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

戶釀出一人分為兩班間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善聞

之徒令之雇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操習武事

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

立保伍伍鄉一長平居譏察逋竄小警結團以守夫民

貧為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

靖推之天下皆然時王堂轉掠河南予守侍講在朝大

司馬彭公咨于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

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
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或用邊軍彼知
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
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
總之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
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 明年甲申秋大同變始信邊兵
不可調 二十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戍大同以二十二年
北虜有榆林甘肅之敗恐其再入也 是年九月巡撫
請撤薊鎮兵本兵從其議諸邊一時俱撤踰月虜破宣
府入紫荆關科臣劾朱方建議總督翟鵬輕信致虜乘
間深入 上命逮繫鵬方 詔獄御史舒汀復劾本兵

毛伯溫郎中韓勗漫為覆允矣獨無罪 上是之伯溫
褫職不叙勗逮訊杖戍邊 三十一年虜寇大同本兵
言大同鎮卒本足戰守自精銳入衛眾分勢散調兵赴
援奔者告勞餉者告費數年之間動費七百萬緡乞以
本鎮餘丁土民補足原額從之 三十七年九月諸鎮
苦虜患乃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從之
然戍卒選悞不任戰歲練亦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
穆宗隆慶五年三月戶部覆撫臣張學顏議處邊軍可行
者三事一本鎮主兵有經半年未給糧料者請以催買
河東本色與部運銀兩相兼給散以濟困乏一中後所
遊兵一枝原議寧前官軍支行糧二年金復等衛抽集

官軍五年今支期已盡適值歲凶逃亡者多乞給一年以示賑恤一本鎮冬春調河東之兵以防海汛夏秋調河東之兵以防錦義往返以千里戍守數月廼待營回始給行糧不稱優恤行間之意以後凡遇調遣必先期量給或照數全給其設伏貼守堡寨在百里之間者亦約日支給以便軍士 上允行之 八月薊遼撫臣劉應節楊兆及御史余希周各條上議處薊鎮主客兵事宜希周欲定長戍客兵以免各鎮入衛往來之擾應節等欲分班輪戍而清補主兵之籍佐之并獻總兵戚繼光添調南兵漸減客兵之議于是兵部覆言入衛兵疲困已極誠當議處但希周常戍之說施于遼東宣大尤

便當令彼中熟議奏行其延綏見兵四枝寧國二枝當酌行應節等議各分兩班每歲在薊者以十一月中旬起放還期至歲暮抵家在延綏固原亦以十一月中旬起程期至歲暮抵鎮不必候到交代仍每名給犒賞銀一兩有馬死者通支本色行糧以恤其困其原留備冬兵馬暫撥本鎮標兵代之至於清理主兵宜特遣風力御史往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北直隸南直隸江北六處無論原係何省何軍凡逃亡者盡數請勾并將各省應發邊衛充軍改撥薊遼二鎮則入衛兵可漸減矣若繼光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譚綸亦斷以爲可行今第當散遣與其懷土願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

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減兵銀人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南兵增一人則邊兵減一人卽以所餘糧草充餉得 旨如議行

按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武寧以東十八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騎可通然有險可據若得人以守虜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虜切近爲隣則漫然平曠虜騎可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踈然前此虜賊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爲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廣人稀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塞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頭

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犬羊無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虜之侵犯比之他邊爲少也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止以其蔽山西也且虜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則三關之地已爲大邊極塞而老堡營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

之稀少若此虜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載觀今日虜之入寇姦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於下馬不能攻空城堡今則整備鑿鑿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能久留今則從容入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各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爲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爲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爲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遺之以鐵器况事變

之時投入虜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虜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夫萌芽不剪滋蔓必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今大同之兵旣不能爲三關屏蔽也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起於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虜且生心矣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虜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棄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虛空爲可乘者也虜果狃於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爲甚便嘗詳察華夷之界自大河以西石隰岢嵐靜樂寧武

至鴈門歷紫荆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嶮
固天所以限華夷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
於險外以爲重險之固紫荆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
鎮城旣設重兵復設五路叅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
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鴈門之外則有大同
一鎮鎮城旣有重兵復設三路叅將九州縣大小城堡
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
踰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無有加
焉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於此地
建節 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
一副總兵遊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

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
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旣
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荆鴈門之險今老營等
處旣以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虜騎長
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爲藩屏哉我 國家設險馭戎自
遼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老營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虜
若妄興他志圖入中國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
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今
計之岢嵐州實華夷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叅將益兵
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添一守備益兵五百
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

各爲一堡各設一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阻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_臣等召募或於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爲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設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鴈門石隰二兵備併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與寧道及叅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管理庶得專意經略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銀十萬兩工程可

計日而定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遙爲之壯矣

土兵

英宗正統十四年九月 景皇帝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

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役蓋肇於此

憲宗成化二年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府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
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
以下者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
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盧祥廣東東
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
入寇皆却之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
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
田者米一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
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
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

阜

按胡公所請亦土兵也竊觀近來以兵不足遂調兵或
募兵所過搔擾民不勝害且於地方無室家之念多不
肯出死力擊賊然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
額設民壯護守城池亦彷彿土兵也顧名在而實廢者
多矣倘各處精選勇壯者僉補加意操練則不惟藉以
防守而緩急亦可得用其亦土兵之遺意乎

九年刑部主事張鼎上疏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
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
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恤有功不得隱
蔽則土兵效勇而嚮導可得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王材申教錄曰農夫終歲勤動出食以給兵兵終歲嬉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調集者民兵也召募者民間壯夫也其軍興百費又民所供也衛所之兵無所事敵挑揀之議一出于口則怨望囂然且軍職傲睨執祖宗之制以相懾噫祖宗之制豈以軍儲爲養老周羸助嬉遊長子孫之具耶法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

當其任者可但徇情取悅苟安旦久而已哉

古今原始云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兌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二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議者曰此寓兵于

農庶幾成周遺意第惜行之者惟從事明合混編顧募

頂役而已無實用也近來用武輒調湖兵取勝今查

湖廣土兵永順爲上彭翼保靖次之彭蓋其兵天下莫

強焉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宣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

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撓但沿途剽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散之則轉而爲盜也

穆宗隆慶元年六月巡閱御史王友賢言薊鎮自馬蘭谷至峨嵋山地多膏腴請如密雲故事募民佃種以倣寓兵於農之意從之 四年四月浙江撫按官以浙中舊額設民壯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二分率市井營差無裨實用至是請量留四千二百二十一名備各府州縣守城之役而以一萬二千六十九名徵收工食銀八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兩貯之各府令別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二十三
選壯丁以充原額前銀卽以給餉每名三錢將本省裁
革冗役等項銀佐之自隆慶四年爲始編立十五總屬
之名色把總分練杭湖嚴紹寧台溫每府分派一總嘉
金衢處每府分派二總聽各該總叅都司及巡海兵備
等官互相督視毋徒仍具虛文 上可其奏 罷真定
河間等衛忠順官軍之戍居庸者以薊鎮新募奇兵一
千五百人代之先是總督譚綸委都指揮楊文指揮孟
杰募得三千人卽薊鎮練之至是練成綸因請分爲二
枝一以代忠順軍一以代入衛陝兵陸文爲遊擊將軍
領之而以杰代文爲都指揮領山東班軍報可 初以
應天巡撫海瑞議革江南召募客兵已而巡按御史張

問明言各省兵業有安居遣之適以滋盜乃復命撫按
官從宜選留至是撫臣朱大器言蘇州常州松江共有
王客兵二千六百有奇其餘水陸兵亡論王客兵七千
七百有奇勢不得盡遣而前所遣者仍以各處軍餘民
壯調補合之蓋一萬五百六十五人又歲於防汛時募
沙土兵八千是皆不可削計兵餉當用十二萬一千有
奇而存者僅五萬不能充一歲之給宜少加派以安衆
心事下兵部請留用官兵如大器言戶部議許加派兵
餉銀三萬 上報可 六年二月浙江巡按謝廷傑請
罷客兵以恤疲省練王兵以濟實用其略言浙中民困
水滂正賦多逋儲畜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六十三 二十一
憂且今勦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
儻閩廣間復有此情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釀帶
牛佩犢之俗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
既久不習爲農他日戍歸必群起而嘯聚故金衢溫處
間強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
臣故願罷客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常苦倭患矣談戰則
股慄拘之卽戎妻子相涕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
貨而天下往往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各自
勝倭夷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
况北人剛勁有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
兵者待本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

浙兵之可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惟 上軫念
浙中自勦鎮徵兵以後他省各邊不得藉口令亟練土
兵以爲久計事下兵部覆徵調浙兵專爲防守勦鎮他
省自不得比以後雖有急變不得徵調 從之

今上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南京署科事刑科給事中鄭
明選奏今之策倭者曰今之勢朝鮮急矣在內則天津
登萊急矣南京稍緩臣謂倭雖醜夷至變詐也切恐陽
侵朝鮮陰窺內地日使我徵兵饋餉萬里遠出以虛我
中國一旦捨朝鮮而內犯是墮其彀中也天津登萊
近議盈庭稍稍有備獨緩視南京未之一及臣聞兵家
之法實則避之虛則擊之何常之有彼覘知南京虛卽

續文獻通考卷之百二十三
寇南京今自冬至春不過兩月一遇東風起揚帆而來
則是南京化緩爲急也夫南京乃高皇帝之豐鎬
陵寢在焉王氣之所鍾也且地控長江南北百方漕艘
由江入淮倭若乘虛而擊其害豈減天津登萊哉臣署
南京兵科事又奉差巡視營務日夜惶懼自恨才力薄
劣無所規畫姑摭蠡測可爲南京備者六事敬爲皇
上言之一曰鎮要地夫鎮江爲南京之衝號曰京口
倭來必抵鎮江然後泊南京是鎮江者南京之門戶也
又其地緣江東南漕艘百萬從此而馳是京師之咽喉
也有如倭據鎮江不移漏刻可達石頭城則南京不
利又以兵橫截江口塞我糧道則京師亦不利如此

則南京之受害也臣伏讀大明會典舊總兵官任札
鎮江後改總兵移任金山衛又移任吳淞若倭由吳淞
來我能逆之毋令前進豈不甚快萬一不戒倭得闖鎮
江非大師重兵則權輕力少不足應急臣請仍設總兵
官鎮之以固要地二曰補水兵臣按南京故無水兵
自萬曆二十年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見京軍老弱亦
以倭故請立水陸兩營兵各三千人今水兵存者二千
餘人近以朝鮮急應調去矣臣謂其調也宜去其去也
宜補何者兵難逆料若以聖天子之威靈將帥之用
命一鼓而俘行長再鼓而斬清正還朝鮮之故郡揚天
朝之丕烈立功一朝此其上也三曰復浦口之城守夫

南京以浦口爲屏翰猶京師之通州也浦故有城北枕浦山南俯大江正德嘉隆以來江流衝齧城半爲水而城始廢萬曆元年又請設兵船二十五隻募水兵五百名守之尋以天下無事撤所募歸江淮衛爲水夫而兵始廢臣按浦口之地店民幾百萬有三倉焉大約穀二十萬石者寇至無城是推民受敵而齎穀藉盜也臣聞先年議復故城計費得五萬金重惜其費旋議旋徹不知今日惜五萬金而異日失二十萬糧也與其棄二十萬石穀以爲南京危毋寧費五萬金以爲南京利此爲完計必不能城復置水兵五百守之毋徒恃此營軍爲也 四曰造戰艦夫舟以載兵兵以運舟兩相用也

今水兵營船與兵偕行矣浦口船廢矣募兵無船是將徒涉而戰乎請急造戰艦令諸水兵以時出江察水勢淺深廣狹險夷之處第造船宜擇官之賢而有幹者督之必使堅緻毋苟且苦窳徒費無益也 五曰勘伏場臣聞南京故有伏場三十六處南有石子岡營東南有東山營東有仙鶴觀營北有江心營春秋練兵畢各令營官分道揚兵以杜竊發數十年間廢格不行伏場爲虛矣夫設伏者兵家之奇也古之名將往往用之聞倭奴至狡常以伏取勝我乃徒設以正兵當之是彼顧知兵我顧貿貿也請令查勘諸場所其地可通何路某路可騎某地可步某地可瞭觀某地可設伏春秋揚兵

畧做故事變通之 六曰安置新舊兵之難說者曰新
 兵誠當募有時舊兵南還將撤舊兵乎撤新兵乎撤舊
 兵彼且曰我捐軀棄妻子出萬死一生以急王事今廢
 我何故則怨矣撤新兵彼又曰無兵募我有兵棄我
 朝廷何故負我則又怨矣故募兵難臣又應之曰新舊
 兵皆無撤也水陸兵兩營額當六千人今不滿五千矣
 浦口要地也水兵纔五百人尚少請與新兵約平倭之
 後以爾三分之以此三分之一為水兵以三分之一為陸
 兵各足原額三千人數又以三分之一增為浦口水兵
 如所餘之數而止夫為陸兵與為水兵均也為浦口水
 兵與為本營水兵亦均也彼必聽命而舊兵還聽本營

新舊並用何撤何怨臣所言六事動輒有費臣非不知
 之然所不敢惜者權利之大小耳 又戶科給事中趙
 完璧奏臣接邸報見浙江巡撫常居敬一本倭夷情形
 萬分可虞敬陳切要事宜以保重地事內訓練鄉兵一
 節本部覆議臣嘗謂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嚴祛
 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 三利民無轉餉之勞
 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條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
 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為兵家自為敵有兵之實無兵
 之名三利也然此三利人人能知之亦人人能言之而
 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能知也何者兵
 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為兵民誰肯應之者勢不得不

計丁照口而報派之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
貧者以閭左而役有不然者里甲共出錢以募其人而
且指一科十矣此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
不給予者而責之自備在奸貪之掾吏又駕而爲查驗
之說民有弓弩者而責之戈矛民有戈矛者而又責之
弓弩百方刁勒必得賄而後已此其擾二也器械驗矣
例應造冊以報上紙工之費安所從辦官不肯出而責
之吏吏復稟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府吏又索賄
而後收不然則發回而重欲造矣此其擾三也冊已申
矣定期而操有司之官隨意晏蚤或持兵日午而待不
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則有罰不中則有贖使

民賣田宅鬻妻子而償此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
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靡工
而民不獲息此其擾五也夫此五者言之若失於煩瑣
細微不識大體而探其實則民間豈然喪其樂生之心
者係之茲矣煢煢一夫借力而食父子待之爲哺今旣
羈其身不得自養又令其蕩田宅鬻妻子以供百擾之
費使民飲恨吞酸而不敢言此不比走胡南走越則冬
潢池之兵也是可不爲之慮哉臣愚以爲欲練鄉兵必
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
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
爲給予或僅給之費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

名籍紙字之美惡格式之合否不必大拘官為之亦可也定操有期蚤暮勿爽有司勿怠玩兒戲視之餘日放之歸農不得故為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不賞以示懲戒薄其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樂應者多而訓練之實可加矣

勦鎮不必再調請 勅守臣以實訓練務籍客兵之長成士兵之藝 上是之 十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田

樂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門備查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等官時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充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督撫衙門嚴督所屬各

府州縣官將見在民壯備行查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閑習者各給腰牌填寫年貌藉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每歲巡閱一次餘日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前差遣有妨訓練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強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弭盜又可保身該地方仍不時程課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查驗以致妨業滋費一嚴保甲播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黔始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官加意舉行十家為甲立之長十甲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六十三
三十七
為保立之正互相稽查人相告戒某日某家某人不在
作何事故先究根由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
一體連坐如外來面生可疑之人卽嚴盤詰倘容留潛
住連坐不貸此弭盜安民之上策也一禁左道如白蓮
無為等教一唱百和夜聚曉散男女混淆講經說法并
士紳亦逃儒入禪皆不可為訓宜令內外地方不時巡
緝無論流寓本地之人但有前項奸徒身無正業口出
訛言聚衆糾黨挑引愚弄者卽便擒拿到官依律究遣
其關津要害又深山大谷之中湏嚴諭居民務保身家
或容隱匿自干罪戾則廁身無地惡黨潛消一議應援
凡遇地方有奸盜生發不分別省隔屬念篤辰齒互為

犄角或邀絕其前或追逐其後或橫擊其中同心共力
勦除克黠有功一體叙錄失事分別懲究一勤訓練撫
臣通行鎮道將領等官各將所屬兵馬揀選訓練整齊
合用器械置造鋒利一遇有警隨調卽發一信賞罰查
各道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若干見在食糧之軍若干上
班若干影射貼役若干今精練若干以致民壯鄉兵保
甲應援訓練諸法咸照此稽核如所屬各官果能實心
行事者有成績特廉其最者破格薦揚不次擢用若徒
事虛文陽遵陰違亦廉其最者指名從重叅斥各照信
地遠近以文到之日為始遠者限半年近者限四個月
以裡回奏其有違慢不遵者許該科查叅處治俱依擬

行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三

二十八

三十一

